

晦菴先生文集

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卅五

書

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

龜山中庸首章之語往者蓋以爲疑欽夫亦深不取自今觀之却未有病但集中云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此則不可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自可見龜山之語亦不爲病如孟子語始終條理則亦豈不分別而言邪

達道達德一章發本因有兩達德字而脫去中間數句以故不成文理今以爲勝嚴本是亦喜合而惡離之過耳

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然細分之亦有龜山之意但不當專以此爲說却無總統耳誠自成也此說恐是蓋此是道理自然如此但人却只要誠之耳

尊德性一章龜山從上說下呂與叔從下說上蓋無所不通



不尊不信此段未得其說向見伊川亦只如此說且當從之有說勝此乃可易耳

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不可以爲道鬼神之爲德等章實有病而來教所指却不爲疵也

答呂伯恭別紙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

年本二集三十一

一

合

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又只道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勗請某僧注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於其下便是只要如此鶻突也

中庸不可能明道但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能也此言貫徹上下不若龜山之奇險也龜山之

說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兼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兩句若如龜山之意則文理自不通但人悅其新奇不覺其礙耳若今人依本分做文字則而遠人處下而字不得須下則字方成文理後面雖有求仁之說然其言自道言之自學者言之又似王氏說話道若果不可爲則學者又安可求仁以爲道若學者可求則不可爲之說又贅矣枉費說詞無益學者而反有害於義理之正不可從也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見公論之不可揜矣呂與叔說道不遠人處記得儘好可更檢看鳶魚鬼神兩章却是上蔡說得通透有省發人處如此說雖是排著一片好言語然却無箇貫穿處也智仁勇須做有輕重看若言仁者必有勇則仁勇一而已豈有輕重然言勇者不必有仁則又豈可便言無輕重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然逐人稟賦成就不同故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異然仁則渾然全體智勇固在其中生知安行則從容中道而學利困勉不足言矣

其動以天聖人之事龜山此章若以上章誠者天  
之道言之則以字不爲害若直指道體而言則以  
字下不得矣

近而不尊者謂何等事試舉一二以證之要之此  
章說得常不快人意也

答呂伯恭 閏正月

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  
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  
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  
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  
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

別紙

川上之論甚當不逝之云極知非是然須如此說  
破乃可以釋學者之疑耳

以脩道之謂教爲設教此固有諸儒之說以程子  
之言爲爲此而設教則恐微有牽合之弊大抵諸  
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  
或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是一時意各有指不可  
種牽合爲一說也格致之謂教疑只與自明誠謂

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此謂以失其性  
致備而求復只是直解此文非有為此設教之曲  
折也故下文遂言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脩道之  
始終也近得侯氏中庸亦正如此說不知高明以  
爲如何先生自注云此說非是

中和中庸如所論得之然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  
言中庸之中則兼體用而言

參前倚衡之說甚簡當尹公云此只是收拾心令  
有頓放處此意亦好

良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  
格以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

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  
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其它已

具別說如來喻之云固好然恐未爲直截分明耳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  
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  
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  
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喻敬當徧以警  
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却是老成敦篤志  
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却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

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一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慈實耶因此方知擺落俚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又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讀如相人倘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是也

答呂伯恭

太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若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在左傳為據便謂太伯未嘗祭正使斷髮文身亦可害也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已雖於義理為長恐文義不害

上蔡本說字討者不得以音

每書業橫在胃中之說然則

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遺書中上蔡所

六編疑

逃父非正但事須如而不笑其正也然以髮文身此則未可知也  
得依謝揚說伊州說  
似硬說也  
句橫在胃中因有荒  
非為有其善之意



亦多此等說語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

不可草草看過也

詎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

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

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人豈雖是習俗不美直

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去道而行者亦只是行

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

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炫大引得有意思注中說

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曰人說直道可行無古今

之異耳言譽而不及毀之立心來喻亦善但毀譽兩

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

著而遽詆之也試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

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

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

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亦未嘗遽詆之也此

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

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思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

過之而純熟不及高明以為如何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

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事  
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  
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此矣  
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  
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別紙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曾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  
做了底事業橫在曾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  
堯舜若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  
索要識得它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 used 豈可不存  
留在曾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  
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  
蕩直要得曾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  
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爲易做  
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  
是如此來喻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  
不可不深自警察耳

誰毀誰譽已具答子約書中然頃時聞伯恭議論  
常有過厚之意今此所論却與往者不同豈亦前  
所謂矯枉過正之論耶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

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  
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試更思  
之復以見教為幸

言仁諸說欽夫近亦嘗來於舊文頗有所改易然  
於鄙意亦尚有未安處大率此書當時自不必作  
今既為之則須句句字字安頓得有下落始得不  
容更有非指言仁體而備禮說過之語在裏面教  
後人走作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  
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如孟子說箇浩然  
之氣大小面生然亦只說得箇難言了下面便指

知先覺伊川以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與上  
蔡所謂心有知覺意思迥然不同向來晦叔諸公  
亦正引此相難蓋不深考也且如而今還敢道伊  
尹天民之先仁否試更子細較量便可見矣懲創  
太過不免倚著之病近亦深覺其然然嘗見明道  
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又似且  
如此用功基脚卻稍牢固未敢便離卻下學之地  
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  
只考同異校詳略專為章句之學而已大率道理

平鋪放著極低平處有至高妙底道理不待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然後為得不傳之妙也明者思之以為如何

養忠厚革澆淳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為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今人往往見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箇下視前輩意思此俗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也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元豐中詔起呂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誤然以其不害大體故不復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馬溫公溫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題改寄為贈可也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

見外書胡氏所

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言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

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

胡氏所記尹公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

邵子文晚著此書於其

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悞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爲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爲病則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

范公不爲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此  
年譜所載特鮮于所錄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門人  
二字者范公語中旣引以爲說則此不可削史固  
有變例也但來喻引范公日記以爲伊川所爲范  
公未必盡知若率先具素饌則應大與東坡忤何  
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違言乎此則恐於事理皆  
未盡也蓋范公所記正叔獨奏乞就寬涼處講讀  
而并及脩展邇英次第則固善之之辭而非有譏  
貶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則自不必更  
言而在范公之自處則亦或有不感言者至於國  
忌齋筵葷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己之所行自  
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爲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  
以爲前卻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具  
素饌旣忤東坡具肉食亦忤伊川若慮於彼而忽  
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况范公之意未必出此  
而它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  
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  
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意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  
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  
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

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辦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爲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素饌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旣深而其氣象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右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驩也

侯師聖論二先生大槩亦得之但語意少不足耳亦不必刪去也

支潞公事但注其後云某人云先生判監時潞公未嘗尹洛疑此有小誤

以管窺天此伊川本語見於遺書不必曲爲隱諱兼其語有抑揚善讀者當自知之若爲其不善讀而毀吾說以避之則古今書傳之得存者寡矣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

橫渠不必以老佛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  
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  
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  
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  
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為害有不可  
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  
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外者亦不必重  
出

呂侍講學佛事似不必載如何

溝封奉聖鄉雖非封建然亦可以為封建之漸且  
無時不可為若曰分茅胙土大封王侯則主少國  
疑誠非可為之時矣但伊川決不至如此不曉事  
必待晚年更歷之多然後知其不可也大抵前輩  
議論不能無小不同今兩存之學者正好思索商  
量非若汲公之論橫渠大本不同其流有害也  
揚應之事以少見故悉取之亦變例也  
揚於程門亦未必在弟子列也

呂進伯和叔本當別出以事少無本末故附之與

以甚非是告訪問增益別立兩條

臨川右薛氏汲公甥也可因人



蘇博士語中胡公所論蓋以越職言事便非語默  
之當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過當處耳  
詞之未瑩故若可疑然蘇乃元符末年應詔上書  
恐未可以越職罪之也此事吾輩更合商量非特為蘇公之是非也

揚公墓志首尾聯貫不容剪裁故全書之亦變例  
也胡公所辨發明述作之意最為有功似不可去

胡公行狀取屏斥學生事乃為作學錄行學規之  
樣轍非獨為後來論列張本也然明道叙述中亦  
有如此者劉立之記罷判武學事伊川存而不去蓋欲備見

事情雖知氣象之小而不得避也其它浮辭多合  
刪節當時失於草草耳卷首諸公當時以其名實  
稍著故不悉書自今觀之誠覺曠闕但此間少文  
字之人檢閱須仗伯恭與諸朋友共成之也

答呂伯恭

熹昨見竒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  
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  
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  
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  
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  
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

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  
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  
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  
躬行之實不亦肯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  
所疑惟高明裁之

### 答劉子澄

四月十三日左迪功郎臨潭州南嶽廟朱熹謹西  
向再拜復書主簿學士足下熹至愚極陋自幼事  
事不能及人顧乃不自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爲  
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聞也徒以從事  
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以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  
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  
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  
爲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  
而徐察其所爲則兀然一庸人耳其不唾之而去  
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旣  
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  
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  
取友而輔仁者擇之宜亦審矣乃道聽於人枉道  
以禮於名爲務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異之

言辭高而禮下熹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  
言何所取信而遽爲謙言以至於此也既又留連  
竟日告語不倦雖䟽食米羹相與共之略無厭怠  
之色則又疑執事真若有取於熹者顧朴陋荒淺  
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爲慙率意妄言間亦自知  
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  
因風陳布莫究所懷連日快晴計已次昭武矣承  
顏盡懽退有怡怡之樂爲況良不惡向暑千萬以  
時自重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百安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  
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心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  
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  
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  
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憤懣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  
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  
然無疑積口旣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  
多務廣或得少爲尺則無由明爾熹比來溫習略  
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日頗覺省力但昏弱之  
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

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它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母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無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喜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月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伯恭近通問否比亦嘗附一書不知達否所示三錄極有警發人處然亦有合商量者所云只被公家學佛又顧子敦治通典之說此兩條曾與伯恭商量否既云從容侍食告語之詳而又云云則疑若有欲告而不得盡之意既云專治通典使應變浹洽而元祐經筵駁議乃似未始略知今古之人此不知亦有說耶如未嘗語及告因書爲報

未却以見教爲幸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

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  
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暴行所  
以肆行而莫之禁也不知伯恭後來見得此事如  
何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面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況但學者正欲習中廓然大公  
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  
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  
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亦正慮此  
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  
則終必有至矣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  
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  
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  
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  
平易無窮之味矣所論綠衣篇意極溫厚得學詩  
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太多致本文本意反不  
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  
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子澄

壬辰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之

數大節目亦皆差悞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槩亦略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倚撫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考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爲是亦未易輕以爲非也

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

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非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肯放過也

劉李游揚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爲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揚非固徇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卒章所問甚切在賢者處之必已熟矣淺陋何足  
以及此然竊謂此事難以言語定論須且虚心觀  
理積習功夫令一日之間曾次洞然則隨事隨物  
無不各有一定之理矣無補於事而祇以取名固  
所不爲然亦有義所當爲而或疑於二者則亦不  
得而避也如此處極要斟酌須是理明義精則源  
源自見不待問人矣

### 與劉子澄

此間文字修改不定朝成暮毀甚覺可笑直卿必  
能言之所喻學者心粗愛看見成義理此亦人之

明春三集二二五

二二二

一一一

通患但雖如此終是須要自家玩味浹洽考訂精  
詳方信得及通計亦是許多功夫也綱目亦脩得  
二十許卷此一卷是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  
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  
餘力一加訂正異時脫藁終當以奉累耳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以有未盡處但知黨  
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言之烈而不知建安  
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  
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  
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



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壻曹  
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  
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  
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  
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  
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竒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  
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  
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  
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  
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來喻之云真  
知我者尚何言哉然亦願子澄深察此意有以自  
振於頽波之中也欽夫得書云嘗得子澄書於所  
謂云云者亦頗有所疑也

與劉子澄

程子遺書廣東未寄來道遠難督趣甚撓人耳近  
一朋友借得游先生家本有鮑若雨錄數條頗佳  
昨所未見也它雜出者已一面編集但殊費心力  
知言已刊行謹納一本幸視至暇日熟觀亦發人  
意思也周之想時過從所論何事異時來簿延平  
則有承教之期矣所諉記文非敢忘之亦衮衮未

暇旦夕當思所以應命者幸察

答劉子澄

七月二十一日熹頓首再拜子澄通守奉常老兄  
詹總幹章參議兩致手帖良以爲慰比日秋已復  
涼伏惟尊候萬福熹五月間因曹挺之行附書想  
已達矣悲惱之餘心氣間作加以瘡腫諸疾交攻  
更無一日寧帖恐不復能支久矣日前爲學緩於  
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  
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  
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

海峽文集卷之三

十一

十一

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如墮  
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  
痛加鑄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朗澧之行覽觀山  
川感今慨古亦足償其勞矣又有同行令弟感發  
精進此尤可樂者恐有行記撰錄一時之勝願以  
見寄也李文到闕未聞有何大議論經筵直宿足  
以從容啓沃亦非細事也游誠之聞到三山已久  
一向不得書其人彊敏可喜而忮狠之根不除又  
計較世俗利害太切切恐不免上蔡鸚鵡之譏耳  
許生初意其飄然無累欲約之此教小兒今

關其既按室此事又差池矣塊坐窮山無嚴師畏  
友之益其不為小人之歸也鮮矣奈何奈何直卿  
述試長沙病於清江賴向文診視之前日聞得亟  
遣人往覓信至今兩旬未還甚令人懸心然必是  
已向安遂西行矣此間後生中只有渠尚可望但  
亦傷太狹耳昨渠行時亦屬令過省景陽公度不  
知病後能枉道經由否小學書曾為整頓否幸早  
為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  
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  
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傳上

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  
令太泛乃佳

如管仲畏威如疾  
之語心每愛之

文章尤不可泛如

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  
了此須更子細決撰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奧澁難  
讀恐非啓蒙之具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  
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益也來  
喻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

立言垂訓事關之遠六豈當

取其詳雖已

見於近思然其一言

親切不可不使後

學軍回而先入者不

見於此也若只欲

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  
正矣何事勞吾人捃摭之功哉荒田如何措置能  
錄示其施行條目爲幸更如何勸得離軍歸正人  
情願耕佃尤佳向曾於封事中及此去冬奏對猶  
蒙上記憶宣喻以爲善也學校頗得人表率否不然  
亦恐無益徒費錢糧耳精舍四言并十詠幸早爲  
賦之適得祁師忠書聞書堂中元前後可立木又  
寄得所爲編定武當集錄甚簡當但與王叔堅林  
質夫論兵一二篇頗佳何爲不錄耶熹向承見語  
有爲昆弟之約未敢遽信而忽蒙加以非據之稱  
一向因循不得辭避今欲復尋故約而罷去無實  
之稱如蒙報書須用此禮即大幸也千萬痛察痛  
察社記得爲撰數十言叙致本末亦使拙者省得  
一半氣力尤妙

答劉子澄

荊州地勢四平其守當在外楚人所謂方城爲  
城漢水爲池是也若不能守直至城下則無說矣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  
楹或出自房闥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  
見適止此耶此爲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曾次

嘗憤隘狹自以爲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祛其惑也

答劉子澄

熹一出三月歸已迫歲病軀幸無它臂痛竟不脫然去體但不甚妨事可置不問却是精神困憊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覺害事耳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小比舊儘覺精密且令寫出淨本未知向後看得又如何也到泉南宗司教官有陳葵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子靜而溫厚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後生中亦有一二可教其一已入陳君保社其一度今歲當來此然亦恐只堪自守未必可大望自餘則更是難指望此甚可慮蓋世俗啾喧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阮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爲可憂耳讀所寄文字切切然有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愠不是虛語今却爲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它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又且心知其爲玩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

爲深可惜者且既謂之玩物喪志便與河南數珠  
不同彼其爲此正是恐喪志耳班范外事不知編  
得於已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  
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  
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且羅守之賢如此與之  
同官相好乃不能補其所不足而反益其所有餘  
又從而自陷焉亦獨何哉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  
凋喪區區所望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  
乃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爲懷  
不審子澄能俯聽愚言而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  
復有望於此世矣柰何柰何小學書却非此比幸  
早成之精舍詩拈筆可就亦不妨早見寄也羅守  
之文可謂有意於古矣杜壇記已寫送似矣此是  
狀體文章不古不今不知是何亂道而人來求不  
已殊不可曉但可笑耳于尉策題亦不易此等人  
且收拾教減得分數亦是一事桃原詩卷甚佳且  
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其  
山時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  
遂張王耳詩中所辨却恐未必然也向大詩初  
末解承喻乃荷其見愛之深當因書謝之也拙

并序錄呈韓丈爲作記來意態閑暇甚可愛渠更  
欲改一二處未及寫去也祁居之論兵處何爲不  
取願聞其說說易詩誠可疑也濂溪書堂聞規摹  
甚廣鄙意恐不必如此將來無人住得亦只是倒  
了不若裁損制度而壯其材植更爲買少田以贍  
守者使其可以長久乃爲佳耳壽安銘乃大佳恨  
得之晚今亦當刻版散施也趙蘄水書來聞嘗就  
取庶人章解當時草草說得不周徧後在會稽因  
探禹穴見壁間有古靈勸喻文愛其言簡切有理  
因刻印散之凡投牒者亦人與一本并刻石置臺  
門外今各往一通恐亦可散施或有益也公度聞  
近到建昌娶婦甚念一見之而不可得奈何奈何  
因書更勸其向裏做工夫莫又錯了路頭也知通  
不受互送罪不在專殺譚賴之下可惜不作一章  
劾了少快公論耳一笑一笑然老兄宿逋已盡償  
又有菜飯可喫又已穿壙買棺可謂了事快活人  
如僕則債未盡償食米不足將來不免永作祠官  
方免溝壑儉德亦方用力但惜乎其已晚耳有意  
入閩相見甚善喜固衰憊意老兄未至此然觀來  
書說得亦可畏誠不可不謀一再會合但恐諸公

迫於公議有不得已而相挽者或能敗此約耳然若能遂吐至言力扶公議則其功不細又不敢以私計不遂爲恨也楊子直何爲到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不合與晁家人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恠也三山見趙子直稍款莆中過龔實之墓下并見其子弟令人感歎陛辭論恢復乃是勸勿輕舉之意反遭醜詎甚可傷耳

### 與劉子澄

吳生之傳甚駭人聽不謂禍根乃爾近日此類非一不了官事連累平人其勢駸駸恐未遽已使人憂懼奈何奈何襄陽之役不爲無補細讀來書及詩令人慨歎此事未知將來分付甚人天意必有在矣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有講學脩身傳持大教使後生輩知有此道理大家用力庶幾人材風俗它日有以爲濟世安民之助而已所喻戲謔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江



生嘗言之矣

見近思錄卷之四

此當痛改不可緩也近覺所

聞所知真實行得令人大段歡喜與尋常會得說  
得不同此不可不知不可不勉也博雜之病亦是  
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為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自  
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副人情為解此亦是大病  
非小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  
費日力於此却於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豈不是  
顛倒迷惑之甚耶小學書却與此殊科只用數日  
功夫便可辦幸早成之便中遣寄也得公度書有  
哭弟之悲又云甚空深以為念地遠無力不能少  
助之為恨季章甚不易比來作何功夫須更切己  
用力乃有實頭進步處耳此間學者未有大段可  
分付者然亦有一二將來零星湊合或可大家扶  
持也

### 與劉子浴

喻及治財聽訟望祀之意甚善所刻之書皆有益  
但小學惜乎太遽又不蒙潤色耳近略脩改每章  
之首加以本書或本人名字又別為題詞韻語庶  
便童習今謾錄去一觀它時有暇終望為補故事  
之缺也羅集等異時刻就各求一二本端良止

極可傷惜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爲禁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恠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

事也去年被人強作張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并錄呈婺州學者甚不樂也李文奏議行狀可得一觀幸甚甚恨不得一見此老然讀其書却是大模樣大手段非如一種左右掇拾委曲計校小小家計爲無用之學也它時與羅鄂州小集皆願附名於其後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被鄉林向丈來催後序正冗未能下筆近得書乃以死見要甚令人皇恐也社記樸拙麤疎不成文字不知端良以爲如何渠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真如來喻之云也汝昭歲前到山間只得一宿便矣

病遽歸近聞尚未全安渠却是將護太過易得生疾耳伯起聞已到官想經由必款曲居晦近一再相會皆爲人多說話不得旦夕無事當招其入山或過武夷相聚數日也蔡季通劉韜仲諸人近日皆長進潘德夫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爲同寮所抑頗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熹又三四日祠祿便滿前日因便已託尤延之爲再請勢必得之食貧不得已復爲此舉甚不滿人意前此聞諸人頗有之意決難承當此不過徒與談者藉口耳然

若得其用汝昭故事亦可優游卒歲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建陽有丘伯興者字敦詩廉謹質實今爲武安節度推官得書云趙清獻嘗爲此官嘗即解舍營一堂求名以見師慕趙公之意熹爲名曰愛直蓋取碑額云爾渠復求記以不暇作辭之已語之將爲轉求於子澄矣不識能爲作否此亦好題目得勉爲出數語爲幸公度不及別書向來諸生頗復來集否離羣之後誰更進益耶西山詩蘇黃之外却是三孔有筆力但不知所謂撓搶枉夫指何人耳晁張一時聲價如此詩在衆人中未覺

穎出也此等小技直是有定分況其大者功力不到處可強耶廣陵歸塗必取道浙中到衢信間能略見過喚集朋友說話數日否老矣多病後會不可知此日足可惜也

與劉子澄

七月九日

諸書今歲都修得一過比舊儘覺簡易條暢矣恨不得呈似商量也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篇凡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成恨仲叔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知欲一索建安甚善甚善前書亦嘗奉問欲就中路深僻處相聚數時不知曾踏逐得此去處否麻姑當是佳處但聞去城差近不免人事之擾却不濟事耳武夷結茅雖就然亦苦此覺得却是朋友直來相訪只就書院中寢食則都無外面閑人相擾也晉陵將來如何尤丈得書亦云甚願得賢守臨之但恐難合耳今豐守稍正當諸司已不樂之不知將來竟如何前此似有相物色作史官者今又寂然想又有不主張者此等自有時節但景色日見不佳萬一不免即難出

手耳向丈著甚來由之語是此老子受用得力處  
然却不是薌林句法也序文極力只做得如此却  
是好箇題目所恨筆力弱耳仲叔來此前此在社  
倉宿食相去差遠近方移來閣下渠又告歸其人  
資性平和看文字亦易曉然似亦習成閑懶離羣  
之後全不曾做得功夫到此方討冊子看便未有  
可商量處如倉庫無紅腐貫朽之積軍士無超距  
投石之勇只是旋收旋支或鼓或罷終是不成頭  
緒已向渠說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  
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希

仲相見每問動靜亦甚以晉陵之行爲慮也居晦  
力有餘晦伯韜仲恐不及然意趣則皆可喜誠  
久不相見不知後來遊諸賢間所進如何但向  
覓其物我太深曾中不甚坦夷此甚礙著事耳伯  
叔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  
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爲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  
能得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彊不可令者猶未肯  
登降幡也但昨日得婺人書云子約五月間得眩  
疾繼以藏府不安或作或止地遠未得安信

甚令人念之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  
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効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  
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  
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  
眉努眼百恠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  
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  
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  
去真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知  
季章如何學問固是須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  
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  
下梢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恠妄而已吳伯起資質  
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  
補不至於恠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若  
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却  
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矣近日因看大學見  
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  
領會却向外狂走耳所寄諸書刻皆佳端良之亡  
爲可惜也然其文意亦傷冗乃是困於所長耳郡  
守題名記法戒甚備射亭詞筆皆佳不知兩君爲  
如何人也

與劉子澄

衡陽改命不省所繇今日忽聞蘇訓直又有別與  
近次之命此於取舍之際不無可疑不審何以處  
之計必有定論不容草草也學館答問甚佳曾君  
亦不易得但亦須有的當存主處此等始爲有助  
耳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  
爲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時令  
之書恨未得見不知所補於家國者何事爲急因  
便幸示及并喻及子細也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  
論言之不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  
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  
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  
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提撕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  
人百已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兩  
論正自不同又何疑耶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  
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  
人也趙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別之亦與說游誠  
之周居晦渠却云今只要尋箇不說話底人看此  
議論似已怕此一等人了宜乎作貴人也更進一  
步便參到周子克地位矣張甥向學不易得可喜

但讀大學章句恐無長進須向裏面尋討實下手處乃佳耳直卿去冬暫歸今已復來仁卿亦來相訪見在此意思亦甚好也使人告行復作此附之未能盡所欲言但念果爲湖南之行即相望益遠令人作惡耳宋憲樂善愛民可與共事諸子頗有意向學但前此未得師友今在彼又爲戴溪鶻突若到彼可力與救拔亦一事也

與劉子澄

使至辱誨示得聞到郡諸況深用慰喜信後秋深益熱恭惟尊候萬福條教所先必有以大慰遠人之望者不審謂何今既累月上下亦必已相安矣酒引竟作如何處置宋憲亦當可商量天下事有極要委曲者趙子直在此講求臨汀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惜然亦是渠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它人也居官無備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誦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脩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



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  
來筆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  
令人難說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  
以為取舍也小學能為刊行亦佳但須更為稍加  
損益乃善近得韓文書云如鄧攸縛子於樹之屬  
似涉已甚恐此等處誠可削也若不欲盡去其事  
且刊前此語亦佳耳史傳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諸  
先生教人切近之語亦多有未載者更望刷出補  
入乃為佳也衡州劉德老宋憲嘗言之二君却未  
聞僻郡有此亦可喜此間却自艱得也

### 與劉子澄

老兄歸來無事又得祠祿添助俸餘無復衣食之  
累杜門讀書有足樂者不審比來日用事復如何  
且省雜看向裏做些功夫為善熹病雖日衰然此  
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  
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  
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  
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  
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  
獻之吾君也去歲作高彥先祠堂記前日漳守方

送來今往一本此等議論亦觸時忌會帶累人喫  
章也廬陵舊學子却須聚集高劉諸人頗長進否  
今日無事可爲只有收拾後生磨礪成就是著得  
力處而此間朋友鼓作不起深爲可慮不知彼中  
如何更望留意以身率之乃所望也向讀女戒見  
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  
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  
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  
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  
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  
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妬凡  
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  
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  
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  
中事以經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與劉子澄

承寄示所和鴻慶舊詩三復感歎但麻鞋之契今  
何敢望有如此事耶槐陰詩文講卷皆佳季章蓋  
所謂爲切問近思之學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  
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不到處亦十分

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會亦是先將  
己意向前攙斷扭捏主張所以有來喻云云之病  
景陽又忒寬慢自己分上想見是不親切也公度  
向時得見資質儘過諸人但後來覺得亦有局促  
私吝之意不知今人如何也卷子隨看各以鄙見  
批在紙背請更詳之似此講論初聞之以爲當有  
益故嘗往求問目欲令諸生條對以今觀之則問  
者本無所疑而答者初無所見多是臨時應課塞  
白似此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  
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  
商量亦非它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整齊覺同志只  
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  
掇向自己分上著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  
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  
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今  
將實踐履事却作閑言語說了方其說時意在於  
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以  
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賢之書大家講究一件有  
疑即問有見即答無疑無見者不必拘以課程如  
此却似實有功夫不枉了閑言語不知老兄以爲

如何也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及所謂此言高明考之必已精於然猶謙遜  
及人淺隨如止願意何足以知之然昔潛於  
雖不知其言之矣竊以爲其言精則祈諸聖孔子  
之言無世不可見矣尚復何說況暮而神之之意  
其心人情亦爲允區但其在文次第今不可考而  
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禘禘其節文度  
其言則曰公室之制也子之言其文其義其禮  
合禮則其言其思自其間之者亦只合猛省與  
知向自己分上著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  
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劑不  
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之藥也今  
平實談病事却作病文語說了方其說時意在於  
說者不在於行此也惟無益而又又有害也以此  
知菴先生文章善於論事善於論理凡一件有  
病者其言其言無不切中其理其言其言其言其  
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書陸陳辨答

答陸子壽

蒙喻及祔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熹何足以知之然昔遭喪禍亦嘗考之矣竊以爲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尚復何說況暮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旣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旣非之矣然其自說大祥徹靈坐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末有所歸殊不知旣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父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檀弓諸說可見

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陸子壽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甘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

於此無疑矣但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旣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齋禱之漸而亦未暇以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

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能聞命據禮  
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凡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  
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  
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  
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  
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  
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  
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以文其殘闕者多  
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  
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小說昭常為昭穆  
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  
左傳猶謂畢原艷郇為文之昭取晉應韓為武之  
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  
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  
所論之急但謾言之以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  
見來說考之未精類此祔于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  
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  
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  
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  
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在羊

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熹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閑併及之幸恕狂妄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夫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八脚根依它門戶却是反

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它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



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  
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  
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  
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  
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  
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  
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  
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  
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  
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  
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  
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  
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  
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  
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  
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  
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  
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  
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  
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

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  
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  
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  
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  
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  
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  
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  
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諭大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  
生於氣習之偏但是無道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  
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  
必果當於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  
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  
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  
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  
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  
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  
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  
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

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辨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

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

考之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 答陸子美

示諭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不敢復有塵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叙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矣

### 寄陸子靜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嘆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 答陸子靜

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宿  
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  
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  
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  
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理雖極精微  
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  
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  
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  
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  
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  
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  
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

丁未五月二日

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  
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  
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  
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  
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很  
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它時末流之弊矣  
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

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李子  
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  
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  
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  
壞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  
攘耳

### 答陸子靜

學者病痛誠如所論但亦須自家見得平正深密  
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偏恐醫來醫去反  
益其病也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  
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  
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曰便見示如有未安却  
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熹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  
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  
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  
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  
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  
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

歉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顧前所被已極叨踰不敢  
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  
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廩溫繹陋學足了  
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  
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  
當於理雖婦人鴛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  
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  
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  
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  
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  
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  
折衷也況理旣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  
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  
胷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  
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  
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  
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  
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  
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  
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

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桀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



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心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以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削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訂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

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爲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百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恠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

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几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

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來書云人能洪道止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自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

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

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

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

亦非指所受之中

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

可見餘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  
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  
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  
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  
言則是己不曉文義而謂它人亦不曉也請更  
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

每本之三集三十一不

一八

非定

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  
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  
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  
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  
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  
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  
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  
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  
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可偶之屬皆陰陽所

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

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

爲無理而其餘亦可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

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

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

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

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

每不手集二下

一六

書文

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

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

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

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止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

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

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

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

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

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

前又云若謂欲言止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

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

也

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

其意則固

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

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

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

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

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

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及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

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

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

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擲撲不破者也迥出常

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

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

即非禪家道理非如它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



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

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麤淺之心挾忿懟

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文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並是德功本語不知來喻何故乃爾此細事

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

如此為可疑耳

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不見老兄所付令寄來耳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

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

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

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

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

它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

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

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

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

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

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  
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踈杜  
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  
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  
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踈杜撰也子  
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  
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  
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方不約而合者反  
復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  
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  
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  
豈有一豪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  
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  
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  
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  
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  
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然復可望於必同也  
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  
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  
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  
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未  
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  
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  
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  
此間相聚為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  
關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  
幸為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并自  
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  
萬葉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  
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  
自勝

與陳同甫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  
勢須秋涼乃可為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  
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

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淒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  
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間政事無一  
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  
俟旬日間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  
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白便但恐自以罪罷  
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爲計也不審高明將何  
以見教也新論竒偉不常真所剗見驚寃未定未  
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婺人得錢守  
比之它郡事體殊不同它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  
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

救荒官吏殿最以聞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  
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義  
破題真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  
嘆服它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憤  
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爲何其地  
屬誰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  
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  
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  
見虛涼無城市歎煩之氣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  
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傾明者之審此也

答陳同甫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諷詠之可  
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它亦不足言  
也示喻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  
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  
甲推賤命以爲正當此文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  
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  
之所能爲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  
未易紙筆旣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  
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

免乎此今得來喻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  
真足爲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爲丈  
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縛得小屋三  
數間可以遊息春間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  
雲煙開斂旦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詩朋  
舊爲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便當寄呈求數  
語韓文亦許爲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爲時用中  
間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  
爲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爰得我所矣承許見  
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閒款聽竒偉驚人之論亦

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就鄉舉正恐自此騫騰  
未暇尋此寂漠之濱耳某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  
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  
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  
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意亦恐  
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  
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  
揅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  
反覆幸幸李衛公集一本致几間此公才氣事業  
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爲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  
幸甚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爲驚歎方念未有相爲致  
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爲喜人生萬事真  
無所不有也比日久兩蒸鬱伏惟尊倏萬福歸來  
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  
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爲可罪然觀老兄  
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  
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  
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誦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

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  
富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  
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  
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  
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  
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  
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  
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  
根澄原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  
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  
不足以贖稽緩之罪非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昨聞洵洵常託叔度致書奉問時猶未知端的不  
能無憂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審曲  
折喜不可言且得脫此虎口外此是非得失置之  
不足言也林叔和過此又得聞其事首末尤詳是  
亦可歎也已還家之後諸況如何所謂少林面壁  
老兄決做不得然亦正不當如此名教中自有安  
樂處區區所願言者已具之前書矣大率世間議



論不是太過即是不及中間自一條平穩正當大  
路却無人肯向上頭立脚殊不可曉老兄聰明非  
它人所及試一思愚言不可以爲平平之論而忽  
之也偶有便匆匆未暇索言

答陳同甫

夏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尋  
亦嘗別附問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  
枉書尤荷厚意且審還舍以來尊候萬福足以爲  
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由重增歎駭也  
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熹衰病杜門忽此生  
朝孤露之餘方深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  
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  
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  
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  
激懦衷以老兄之古向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  
足爲動心者而細讀頃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  
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  
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  
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  
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

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  
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多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  
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  
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  
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  
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  
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  
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  
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  
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  
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  
獲禽之善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  
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  
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  
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  
存心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不變  
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棄終於滅宅不  
得耳漢唐所製書若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它  
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

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間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踈即更脫灑磊落耳李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却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涵養晬面益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遊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才望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

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  
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  
以為念耳

答陳同甫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  
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  
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  
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  
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  
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

每本二六二二

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  
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  
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  
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  
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為  
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富商  
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  
及耳坐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即  
不可委之它人千萬亟為取以見還為幸自欲投之  
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

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竒偉神恠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旣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復雖纒纒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畫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家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

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  
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  
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  
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  
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  
若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  
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  
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  
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  
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  
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  
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  
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  
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  
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  
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  
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  
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  
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

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氏旣沒而出，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

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聖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

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脩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脩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

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絕無欺人



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  
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  
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  
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  
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  
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  
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  
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  
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  
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  
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  
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  
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  
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  
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  
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它亂  
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  
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  
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

矣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即或  
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  
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  
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  
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  
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  
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  
正如攬金銀銅鐵為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  
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  
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  
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  
為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為當不得一箇  
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  
它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  
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  
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  
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  
謂慣者乃流殉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  
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  
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為有識者所議而朋

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其  
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即不若  
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譎譎無益於道  
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喻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  
亘今只是一理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  
賢所能獨爲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  
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  
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  
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  
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  
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  
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  
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  
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  
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  
過如此則所謂豪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  
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  
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盡

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日  
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  
則有豪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  
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  
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  
心以斷千古之是非直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  
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  
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  
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  
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  
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  
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金則固無待  
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  
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唐宗  
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  
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  
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  
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  
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  
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

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  
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蔽矣  
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顧乃以爲  
筮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  
喻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  
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  
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  
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  
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  
之語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  
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  
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  
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  
艱草草布此語言粗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  
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  
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竒逸  
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  
之求多所辭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  
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  
額犯重破却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

瞻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  
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下疑則前所云者  
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  
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  
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  
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  
往是非不足深較爲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  
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  
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也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  
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  
棧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  
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此兒之句尤荷高明  
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味歎以還不知  
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兩爲鄉人  
牽挽蔬食請兩積傷脾胃还不能食食亦不化中  
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脚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

大病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  
皆雜進尚未見効意氣摧頽如日將暮恐不得久  
爲世上人矣來喻袞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  
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  
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  
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  
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  
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  
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  
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却且收

捨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  
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全  
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  
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  
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  
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也大風吹倒  
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  
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  
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  
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

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涼紅綠紛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爲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頌遣介存問生死遂爲故事旣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兄不以爲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損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付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爲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喜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喻正則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之相見



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喻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爲如何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克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五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州哉佛者之言曰將

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  
四鄰來報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  
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  
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  
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陳同甫

癸丑九月二十四日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  
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  
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况感認不忘之意  
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  
始生過為之禮祇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此日  
秋陰伏惟尊候萬福喜既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  
此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必寬旬月  
未即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  
正路與竒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  
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  
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  
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  
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  
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

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它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者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此中今夏不雨早稻多損秋初一雨意晚稻可望今又不雨多日山間得霜又早次第亦無全功幸日下米價低平且爾遣日未知向後如何耳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為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俟它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箇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人還姑此為報未即會晤千萬以時自愛倚俟詔除



